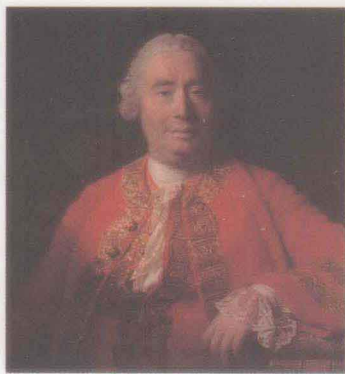


中外巨人传

大卫·休谟



武斌著

1711年4月26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卒于1776年8月25日。12岁进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2年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1734年去法国自修，继续哲学著述。17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年回家乡，潜心著述。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1763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

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辽海出版社

中外巨人传

大卫·休谟

武 斌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卫·休谟 / 武斌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12
(中外巨人传)

ISBN 978-7-5451-1502-4

I. ①大… II. ①武… III. ①休谟, D. (1711~1776) —传记
IV. ①B56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4282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季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126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大卫·休谟

前 言

自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69—399 年）把德尔菲（Delphi）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变成了一个哲学的命题以后，哲学的思考就从天国返回了人间，人成了哲学的永恒主题，是一切哲学的太阳，任何哲学思想或学说，无论其多么神秘玄奥，多么思辨抽象，都离不开人的限定性，都是在围绕人的太阳旋转。这中间，有过古代希腊人对人性的天真而热情的赞美；有过浮云蔽日的黑暗的中古时代，神的王国取代了人的王国，人像一颗遥远的星辰闪耀着暗淡的理智之光；有过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觉醒和人的世界的重新发现，肯定和宣扬人的伟大和尊严、人的力量和自由；到了 18 世纪，人的哲学则达到了它的一个十分辉煌的顶点。

18 世纪是欧洲的启蒙时代。所谓“启蒙”，就是要用“理性之光”去照亮中世纪的黑暗，把人的心灵从蒙昧中解放出来。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它自己负责的未成年状态。……这种状态的原因并不在于理性的缺乏，而在于没有他人的指导，就缺乏决心和勇气去运用它。因此，启蒙的口号是：“聪明起来吧，要有勇气运用你自



己的理性。”启蒙时代就是人的尊严、人的理性发扬光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产生的不是一两个伟大思想家，而是整整一代文化巨匠，他们犹如群星灿烂，相映生辉，烘托着辉煌的人性的日出。他们的论述既有直接生活的激情，又有视野广阔的见解，既有世俗的细腻刻画，又有大胆的独创之见，而在相信人性的崇高尊严的基础上看待人，则是这一时代的文人学士的普遍特性。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就生活在这个思想观念和社会力量都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他是启蒙时代的最权威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致力于对人性的研究，他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各门科学都直接或间接与人性有关，都依赖于人，哲学只有把人性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才算是真正的哲学。因此，哲学就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在此后的一生中，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详细地阐明了他的“人性的科学”，在“思想共和国”中建造了一幢优雅别致的大厦。

休谟的哲学被习惯地称为怀疑主义哲学。确实，休谟自己并不讳言这个称号，认为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同时代人也把他称为“怀疑主义的巨人”。但是，怀疑主义并非只是对外在世界的否定或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贬抑，而是要揭示出人的自身的限定性，使人们避免“独断的肯定和专横的信仰”，约束人们不去追求“悠远而奇特的东西”，而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年）所说：“在哲学史上，怀疑主义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主义的副本而已。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怀疑主义者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回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怀疑主义者宣称，



大卫·休谟

认识自我乃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为了欢享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努力打破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的锁链。”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这才是休谟哲学的真正主题。

休谟说：“一个哲学家应如思想世界的警察一样。”休谟不仅是“人性的科学”的建造者，而且也担负起“思想世界的警察”的职责。怀疑主义在他手里被锻造成尖锐锋利的武器。他揭露虚假的经院哲学，批判权威的神学教条，驳斥传统的神迹迷信，怀疑实体性的神的存在，厌恶君主专制主义，为廓清人类理智的道路而不屈不挠地战斗。他说：“黑暗对于心灵就和对于眼睛一样，确实是痛苦的；但是无论靠何种努力给黑暗中带来光明，都必定会使人欢乐和喜悦。”驱除蒙昧的黑暗，带来理性的光明，这构成了他的生活的基本动力。

虽然休谟偶有短期经商和涉足宦海的经历，但他的一生几乎都消耗在文墨生涯中。文墨生涯是休谟的热烈的志向，很少有人永远追求并坚定不移地献身于此种生活。他不是作为专家，而是作为符合他那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的文人，把哲学和知识与文学结合起来。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一样，启蒙时代的理想文人也应该掌握他那领域的全部知识。但是，在探索彻底改革人性的研究时，休谟从未忽视普通民众的理解力，并把他的读者圈扩大到广大民众。他的哲学，他对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历史以及美学等等的研究，虽至今日已年代久远，但仍能使人体验到那深沉浑厚的巨大感染力。

休谟毕生献身于哲学，但他仍然能遵从他自己的格言：“做一个哲学家，但是，在全部哲学研究中，仍然要做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具有多方面的美德。他仁慈善良、和平宽容，他正直



中外巨人传

坦率、理智真诚，并且乐于鼓励别人。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不过，他有些谨小慎微，总是小心翼翼地注意维护自己的名誉，维护友谊的完善，维护祖国的威望。他在理智上是一个世界公民，在感情上则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他既是一个根能自我克制的人，又是一个感情丰富、富于同情心的人。

休谟生前即已享受到成功和名望的愉快。但是，使他得以跨身文坛的，主要是他的历史和政治伦理著作，而对他的哲学，在当时却被拒绝接受。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要把握和反映时代精神，则需要很高的才华和智慧。因此，多少思想家只是在他们故去很久才获得他们应得的声誉。这几乎是所有天才的命运，他们不为他们的时代所理解。在他的故乡苏格兰，休谟时常受到社交界的冷落，不断遭到正统派的极端分子的攻击。他的著作也曾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年轻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则因在大学里读休谟的书而受到学校当局的严厉斥责。即使后来休谟在法国被当做英国最杰出的才学之士而大受欢迎时，他的哲学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社会习惯于刻薄地对待那些不被完全了解的东西。休谟的一生是不断斗争的一生——与经济困难、体弱多病作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传统观念、迷信和偏执的势力作斗争。

休谟哲学被他的同时代人所忽视和曲解，但是在20世纪却得到了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今天，他的思想经常被讨论谈及，不论赞成与否，它们都已受到尊重和注意。例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年）曾公开承认，通过读大卫·休谟的哲学著作，更进一步加强了狭义相对论的发现所需要的驳斥空间绝对性的批判性论据。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则把休



大卫·休谟

谟哲学引为直接的思想先驱。而休谟的范围广泛的“人性的科学”现在已经开始在许多领域里被专家们所研究，包括心理学、伦理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就哲学方面来说，休谟在今天比他当年更为活跃。

也许可以说，这位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是20世纪的哲学家们最为尊重、最为景仰的前辈之一。

• 目 录 •

001 前 言

001 一、人和哲学家

001 1. 哲学家的诞生

014 2. 走向生活、

024 3. 家庭教师和使馆武官

031 4. 声誉鹊起之时

047 5. 巴黎之旅

057 6. 夕阳无限好

065 二、人的哲学和人性的科学

065 1. 人的哲学的历史发展



069 2. 人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073 3. 方法的探求

079 三、人的知性：能力和限度

079 1. 人性科学的第一条原则

083 2. 人类知识的确实性

088 3. 温和的怀疑主义

092 4. 习惯是人生的最大指导

101 四、人的情感：对象和原因

101 1. 理性与情感

105 2. 骄傲与谦卑

110 3. 爱与恨

116 4. 美与丑

125 五、人的道德：起源和准则

125 1. 情感与道德

130 2. 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

136 3. 同情是人性中的强有力原则



大卫·休谟

142 六、人的宗教：理性和信仰

142 1. 对超自然的声讨

149 2. 神的存在无证明可言

157 3. 信仰的起源和宗教的本质

162 4. 人类正当的研究就是人



大卫·休谟

一、人和哲学家

1. 哲学家的诞生

1711年旧历4月26日，大卫·休谟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实际上爱丁堡并不是他的故乡，而是他的父亲约瑟夫·霍姆（Joseph Home, 1683—1713年）从事律师职业的地方。他们的故园在贝里克郡（Berwick）的奈因微尔斯（Nine wells），大卫·休谟的童年大部分是在那里度过的。

大卫·休谟在晚年写的《自传》（My Own Life）中说：

“无论从双亲的哪方面来说，我都是出身于名门望族。我父亲的家族是霍姆或休谟伯爵家族的一支，祖先们历代都领有家兄所拥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最高民事法庭庭长大卫·福尔克纳爵士（Sir David Falconar）的女儿，她的兄弟曾继承了霍尔克顿勋爵（Lord Halkerton）的称号。”

这个家族确实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贵族世家。早在12世纪，贝



中外巨人传

里克郡就有了霍姆家族的领地。16世纪中叶，这个家族中一位叫乔治·休谟（George Hume）的成员，获得了世袭的奈因微尔斯领地。这位乔治·休谟就是盘根错节的霍姆家族大树上奈因微尔斯这一分支的第一位休谟，也就是我们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的直系祖先。顺便提一句，1734年，大卫·休谟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候，鉴于英格兰人把 Home（霍姆）读为 Hume（休谟），便将自己的姓氏改用 Hume 拼写。但在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拼写是15世纪以来这个家族的不同分支曾分别采用过的。

霍姆或休谟家族虽系名门，但并非豪富，他们的财产仅是中等富裕。他们居住在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频繁交战的地区，所以在性格上他们都生气勃勃、坚定自信、英勇好战，具有胜利者的风度和勇士的气质。大卫·休谟的祖父约翰·霍姆（John Home）就是这种家族性格的一个典范。这个家族纹章上的铭文是“霍姆，霍姆，永不退缩（A Home, a Home, Jamais arriere）”，约翰·霍姆则改为更加优雅的格言“坚定到底（True to the end）”。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期间，他作为一名龙骑兵上尉参加战争，支持荷兰执政威廉（William of Nassau, 1650—1702年）入主英国，反对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党人”，后晋升为国民军中校，并先后两次代理贝里克郡的地方长官。

约翰·霍姆曾三次结婚。我们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的父亲约瑟夫是约翰的第一位妻子生的五个孩子之一。约翰第三次结婚娶的是前苏格兰最高民事法庭庭长福尔克纳爵士的寡妇，她带来了与前夫所生的七个孩子，其中有一位名叫凯瑟琳（Katherine Falconar, 1683—1745年）的姑娘，就是大卫·休谟的母亲。我们看到，虽然大卫·休谟的双亲出自两个不同血统的家族，但却是在同



大卫·休谟

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庭里一起长大的。

约翰·霍姆不到 40 岁就去世了，15 岁的约瑟夫被指定为奈因微尔斯庄园的继承人。他早年进入爱丁堡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后来又回到荷兰的乌得勒支大学攻读法律。学成回国后，他在爱丁堡担任了律师，并在 28 岁那一年与凯瑟琳结为伉俪。但不幸的是，在结婚五年半后，约瑟夫便过早地离开人世。凯瑟琳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大卫·休谟是最小的一个，在他之上还有一兄一姐。父亲去世时，大卫·休谟刚刚两岁。

大卫·休谟度过童年的奈因微尔斯坐落在贝里克郡境内一片三面由大山环抱着叫做默西的平原上，这里景色优美、风光秀丽，是苏格兰低地地区最美丽的地方之一，有“苏格兰的公园”之称。奈因微尔斯庄园地处流过平原的怀特阿德河（Whiteadder）边的一个峭壁顶上，陡岸下的湍湍急流给庄园大为增色。大卫·休谟和他的哥哥经常在河里游水嬉戏，捕鱼狩猎，或到旷野里练习骑马。他的哥哥也叫约翰·霍姆（John Home），后来继承祖业，成为一位很开明且有成绩的庄园主。在峭壁下面，有一个浅山洞，大卫·休谟童年时常到这儿来玩，或独自一人躲在里面读书，据说，他在这里深深地陶醉于哲学的思索之中。

他父亲去世时，即已家道中衰，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观的财产。他们的生活虽然并非艰难困苦，但也远不是很富裕的。30 岁便开始守寡的凯瑟琳独自支撑这个家庭，担负起抚养三个孩子和管理庄园的重担。后来，每当大卫·休谟谈到母亲时，总是自然地流露出敬爱依恋的亲切感情。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当我还在襁褓之中



时，他就离开了人世，把我和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留给母亲照管。我们的母亲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妇女，虽然她年轻美貌，仍尽全力教养子女。”

凯瑟琳是在老约翰·霍姆的家中长大的，深受这个家族的传统精神和丈夫的乐观性格感染。虽然生活拮据，但仍然在家庭里保持着轻松惬意的气氛，并且“尽全力教养子女”。实际上，每个人的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的。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和教育、家庭的环境和精神传统以及所在乡村的文化气氛，对塑造童年的大卫·休谟的心灵和人格，以及对他的远大前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休谟家里有一间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藏书室，虽然没有专家学者的藏书室那么丰富，但对于孩子们的早期教育是足够了。这里除了有《圣经》、《教义问答》和其他宗教著作，以及祖传的法律文献外，还有许多古典拉丁文的散文和诗歌，希腊文、法文以及大量的英文书籍，其中包括莎士比亚（Willam Shakespeare, 1564—1616年）、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年）、德赖登（John Dryden, 1631—1700年）、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等人的作品以及晚近的《塔特拉尔》（Tatlers）和《旁观者》（Spectators）大量的藏书丰富了大卫·休谟的阅读，开阔了他的视野，充实了他的心灵，同时也培育了他对文学的持久不息的热情。他在23岁时写的一封信中说：“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对书籍和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好。他在晚年写的《自传》中又说：“我很早就被爱好文学的热情所支配，这种热情是我一生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快乐的伟大源泉。大卫·休谟正是在家庭教育中获得了文学的热情，培育了他的志向，使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文人走



大卫·休谟

向世界。

在他 12 岁生日之前不久，这位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的少年，和他的哥哥一起进入爱丁堡大学，完成他们的正式教育。他在这里接受的新的思想和新的影响，对将来的哲学和文墨生涯，无疑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和政治文化中心，它依山傍水，美丽别致，既具有浓厚的田园气息，又具有现代的都市风格。爱丁堡人自豪地称它是“北方的雅典”。爱丁堡大学创建于 1582 年，而在 1708 年，该校把古代的校董制改为现代样式的教授制，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才学之上。当然，与现代的大学相比，那时的爱丁堡大学更像我们现在的文科中学，把学生看作需要严加训导的孩子。因而后来休谟在谈到母校时，总带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例如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苏格兰的大学教育，除了教授语言，并没有多少别的内容，而且通常在我们十四、五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但是他在《自传》中则说：“我以出色的成绩学完了一般的教育课程。”然而，无论他在校园里学到什么实际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大学里普遍流行的理智的气氛，正在沸腾着的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新思潮，给年轻的大卫·休谟提供了思索的肥沃田地，激动着他那热情而早熟的心灵。

在休谟就读爱丁堡大学期间，有几位著名的教授在那里开课。按照家庭的意愿休谟在大学里主修法律。当时讲授国际法和自然法的是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教授，此人除讲授法律外，还教希腊文，并编辑了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 年）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De Jure Belli ac Pacis）的节录本，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权威著作。休谟很可能在



当时就读过这本书，并引起了某些重要的思考。除法学课程外，休谟还选修了逻辑、数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课程。休谟师从学习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是科林·德拉蒙德 (Colin Drummond) 教授。他对“新哲学”根有兴趣，在讲课中对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 年) 和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年) 的哲学思想多有发挥。教自然哲学的罗伯特·斯图尔特 (Robert Stewart) 教授是一位由笛卡儿主义者转变而来的牛顿主义者。他的讲课特别强调牛顿著作中的物理学，包括光学和天文学的新发展。讲授伦理学的是后来成为大卫·休谟密友的约翰·普林格尔 (John Pringle)，他介绍了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 年)、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121—180 年) 和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年) 等人的学说，给休谟以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休谟在这些才学之士的指导下，接受了多少甘美的“新哲学”的精神食粮。

但是，休谟在爱丁堡的学生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兰肯俱乐部 (Rankenian Club)。这是一个由大学教授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团体，他们热情宣传牛顿、洛克、莎夫获伯利 (3rd Earl of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1671—1713 年) 等人的哲学思想，填补了正式课堂上内容贫乏的空白，为当时英国学术界出现的新的思想潮流推波助澜。这种新的思想潮流一方面表现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已确立了能与经院哲学相抗衡的牢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哲学上把人类理性提到判断真理的最高位置，要求政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在爱丁堡，兰肯俱乐部的成员对这两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吹工作。同时，他们还和当时的著名哲学家贝克莱教长 (George Berkeley, 1685—1753 年) 书信来往频